

HAI ZI JI NIAN WEN JI

散文卷

金肽频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海子纪念文集

海子 文集

海子纪念文集 **散文卷**

金狄频·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子纪念文集/金肽频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2
ISBN 978-7-81093-848-8

I. 海… II. 金… III. 海子(1964~1989)—纪念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204 号

海子纪念文集

金肽频 主编 责任编辑 疏利民 责任校对 方丹

| | | | |
|--------|--------------------------------------|-----|-------------------|
| 出版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版次 | 2009年3月第1版 |
| 地址 |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 印次 |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
| 邮编 | 230009 | 开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
| 电话 |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 总印张 | 65.5 |
| 网址 | www.hfutpress.com.cn | 总字数 | 1100千字 |
| E-mail | press@hfutpress.com.cn | 印刷 |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
| | | 发行 | 全国新华书店 |

ISBN 978-7-81093-848-8

定价:100.00元(全四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序

金叔频

—

海子无疑是中国 20 世纪诗歌的最大神话，他从生到死，只有短短 26 年的光阴。15 岁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三开始写诗，在仅仅 7 年的写作生涯中却留下了 200 多万字的辉煌作品。1989 年 3 月 26 日的黄昏，河北山海关的铁轨上，他静静地睡在那里，等待一列慢行的火车从他的胸膛上碾压而过。那一刻，中国诗歌感到了彻身的疼痛。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新诗确切地说，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过后的诗歌，在一大批当时文化巨擘如郭沫若、刘半农、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的推进中，一举冲破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樊笼，获得一片崭新的精神天地，初步实现了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以及抵达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原野。那个时代的诗歌所获得的历史成就主要是一种开创和转变。至 40 年代，又涌现出浦风、穆木天、臧克家、艾青等一批以“写实”、“大众化”为主要写作特征的诗人群。而冯至等另一批诗人在新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上，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着力于中国诗歌“现代主义”特征的打造。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时间，是形成中国诗歌“当代形态”的重要时期，“政治抒情诗”和“新叙事诗”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闻捷、严阵、李瑛、阮章竞等杰出诗人的写作，代表了国内当

时政治生态下所能达到的艺术巅峰。十年浩劫时期的诗歌创作，可谓已在“政治诗歌”上误入歧途，成为一个民族诗歌身上的伤痛。随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的一声春雷，新时期真正的新诗创作开辟了一片更广阔的历史天空。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秉承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并在艺术性上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文化的血脉，在一定程度上演绎着新诗历史的“重叙”。在这个历史断片中，最重要的诗歌现象是“朦胧诗”的兴起。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等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朦胧诗”是世界诗歌在中国诗歌领域的一个变种，它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国传统诗歌与世界现代诗歌的接轨与融合。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三代”、“新生代”诗人的崛起，“朦胧诗”的旺盛势头才得以衰减，韩东、骆一禾、海子、西川、翟永明、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等一大批“现代派诗人”的推波助澜，真正使中国诗歌接近了世界现代诗歌。而通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20年时间来看，海子的诗歌成就与影响已成为中国诗歌融进世界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阶梯。而这一重要阶梯的竖立，还得让我们回到1989年3月26日的那个黄昏。

海子之死是突然的，但海子之生却不是突然的。一个从安徽怀宁县乡下“赤脚”走出的孩子，有着一副南方人典型的瘦小身材。他在中学时还只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小小男孩，虽然他像他那黑而小的泥碗一样，经常有被别人碰碎的危险，站在食堂的窗口前打不上饭，也绝没有将碗扔到地上。但当他走进北大的校园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海子身体里的天然反叛基因与北大一直走在传统前沿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在这里他爱上了诗歌。虽然最初他是在北大“五四文学社”里结识了骆一禾等一批爱好文学创作的学子后，才点燃了诗歌写作的激情。然而，海子却燃烧得比谁都快，几乎是争分夺秒的。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海子是一个拥有庞大理想的人，他夜以继日地涉猎西方哲学和绘画、音乐以及印度史诗，在他的诗歌里迅速搭建起了思想的阔大平

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西川《怀念》）。因为他在中国有了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当代史诗追求，使他的诗从一开始就发出了轰隆隆的个性特色和艺术呐喊。我们试看海子写于1984年的成名作《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海子第一次写到了“死”，是“亚洲铜”的死。历史悠久的亚洲文明，在与现代文明碰撞之后，必然会像一颗鲜红的心脏跳动得更加艳红。这种用诗歌文本进行“古老洲文明”的文化反思，是海子迎接新文明的文化“新呐喊”，也使诗歌在现代文明的“寻根”中散发出无穷的张力。中国诗歌以前没人做到，海子做到了。

二

海子学生时代的诗歌只是展现了良好的天然潜质，真正写出成熟的作品则是1983年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的事了。依西川《海子诗全编》收录，1983年至1986年海子共写下117首抒情短诗，其中的名篇很多：《亚洲铜》、《阿尔的太阳》、《我，以及其他的证人》、《活在珍贵的人间》、《村庄》、《麦地》、《在昌平的孤独》、《我的窗户里埋着一只为你祝福的杯子》、《死亡之诗》（之一）（之二）、《给萨福》、《海子小夜曲》、《北斗七星 七座村庄》等等，这些诗后来广为流传。骆一禾在海子自杀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土地》的序言《“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里也说道：“海子从1984年起写下了不朽名篇《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之后进入了五年天才的生涯”。骆一禾是海子的北大诗兄，也是海子自杀后将遗诗交由其处理的诗人，他对海子的性格总结一直使用“暴烈”、“不谙世事”、“黑暗”、“赤贫”、“无法想象”、“农民式的钝重步伐”这些沉痛的词，但对海子诗歌的总结却使用着“天才”、“大

诗”、“太阳神之子”、“完整”、“内涵冲腾”、“使‘虚’的一面充满了爆发力”这些庞大的词。由此可见，海子生存现状与诗歌理想的巨大矛盾性。最终正是这种“矛盾性”毁灭了海子，也成就了海子的英名。

海子毕业后的生存状况，可以用他自己的诗《在昌平的孤独》来概括。“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这是海子的切身感受。从赤贫的安徽农村来到大都市北京，从文化到心理，再到生活，到诗歌，都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反差过程。在学生时代，沉潜于心底，待到毕业工作以后，这种反差就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对于一个平庸的现实生活者来说，他可以适应这种反差，但海子不能，因为他充满了“天才者”的一切成因。结果是这种反差随着他诗歌道路的越走越深，反差也越来越大，最后聚集成一种能量，就像那可怕的阳光，只要你敢于向它热量的中心移动，它就将能量聚集到一个点上，最后将你燃烧！现实中的海子与诗歌中的海子，以自己的无限张力在向着“传说中的太阳”迈进。这个阶段的诗歌也与他一同迈进。海子曾自认为，他在农村生活的15年，足足可以让他写作15年，然而他只写作了7年，就化作了天堂里的麦穗，四季轮转。海子与骆一禾曾经为我们的诗坛创造过“孪生的麦地之子”的经典神话，使“麦子”这一特定意象被他们“质问”出来。诗歌评论家燎原曾指出：“中国的向日葵——麦子，是被众多醒悟了的青年诗人寻找而由海子、骆一禾最先找到并且说出的。由这个词延伸开去的村庄、人民、镰刀、马匹、瓷碗、树木、河流、汗水……的意象系列，现在时态中为这一些朴素之烛照亮的对良心、美德和崇高的追认和进入，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本质的历史流程和现时的心理情感，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之根。”人们通过“麦子”可以触摸到贫穷崇高的生存者生命之写实。直到如今，海子、骆一禾和他们的麦地意象，仍代表着中国诗歌精神的一片高地，使许多后来者眺望、感叹，激动不已。海子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大地之子！

在海子的村庄、野花、土地、河流这些群体性的意象之

外，我们完全不能忽略他的诗歌中可以 and “麦子” 并提的另一核心意象“太阳”。在麦地里，海子是一枝受伤的“麦子”，而在“太阳”面前，海子是一个沉思的“王”。他的太阳寄托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与思想造型，是人类精神的理想化身。海子除为数众多的涉及“太阳”的短诗之外，还有一部专写太阳的长诗：《太阳·七部书》（《太阳·断头篇》、《太阳·土地篇》、《太阳·大札撒（残稿）》、《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太阳·弑》、《太阳·诗剧》、《太阳·弥赛亚》）。郑州大学文学院青年诗评家胡书庆曾专门出版过一本专著《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对海子的《太阳·七部书》进行了全面的人文阐释。海子始终认为，以“太阳”为背景，就可以摆脱“感性的诗歌”，不是抒情的诗歌，从而以“主体人类的身份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所以，海子追寻“太阳”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追寻主体人类的精神史诗。如是说，海子又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太阳之子！

1987年至1989年的海子，在诗歌写作上可谓是争分夺秒地燃烧。这期间，他共创作了130首抒情短诗。海子诗歌写作的核心是短诗和长诗《太阳·七部书》。他的后期写作，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给安庆》、《两座村庄》、《美丽白杨树》、《五月的麦地》、《祖国（或以梦为马）》、《青海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春天，十个海子》、《黑夜的献诗》等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曾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绝笔诗《春天，十个海子》是海子对自己在春天重新复活的幻象描写，可谓是新时代的千古绝唱，感人至深。在海子自杀后的四周年纪念日，亦即1993年春天，安庆师范学院的一大群青年学生和一群安庆青年诗人曾自发地来到海子坟前祭奠，朗诵海子诗歌，当时打出的横幅上就是海子自己的这句名言：“春天，十个海子复活”。海子的抒情短诗基本是站在都市，面向农村广袤大地的歌唱，空虚而寒冷，浪漫而飘逸，他用故乡那浪淘千古的大河文化，用宗教一般的严肃神情，用农民一般的质朴嗓音发出了忧郁的

灵魂之音，回荡于海子的村庄与都市之间。由于海子所处的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正处于一种整体性的试验之中，而海子以他奇异的感受力，神奇莫测的变幻思维，构画了中国传统抒情的最后绝唱，同时又向最现代的先锋诗歌阵地发动了中国诗人的第一波冲击。当中国现代派诗歌进入整体性的语言试验、还没有真正成型的阶段，海子用他那繁花落英一样的缤纷语言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以梦为马”的世界。他是一名孤绝的骑士。所以，趁着黄昏，海子骑着他的白马去了草原深处。

对于海子的死，民间有着太多的版本。核心之说有三个：一是爱情的失落，二是精神疾病，三是诗人的贫穷与都市的富有形成的强烈心理反差，使他无法实现心灵自救。当然也有说，是海子的灵感枯竭了，唯有以死拯救他的诗歌。其实，我们今天依然活着的人们没有必要这样认真地探讨海子的死因，就像我们探讨假如海子活到了现在会是如何如何一样，纯粹属于一种乏味的现实病，而是要着重探讨海子的诗歌与中国的诗歌。海子走得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脑海中的这些思考应该越来越清晰。

三

从今天看来，海子基本上就不应该生活在那个时代。思想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社会体制的转型时代，一切都是危机四伏，就连海子想单纯的恋爱一下都不行。从这一本质意义上来说，海子活了26个春天已经不短。天才都是短暂的，卢梭过了12年的天才生活之后死于大脑浮肿，荷尔德林过了6年的天才生活之后脑子坏了，而海子与荷尔德林的天才时间是一样的，但他死亡的速度更快，也更为“暴烈”。海子从一生长来就注定是属于天堂的诗人！因此，当海子站到山海关旁边那一段冰凉的铁轨上时，他就已经像一个神话站在那里了。

海子死后，1989年5月14日，骆一禾因为整理海子诗歌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天坛医院昏迷了18天之后，也去了。当年的“北大三才子”中只剩下了西川。西川席卷了

海子的全部手稿后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留学，在遭受种种曲折之后，终在1997年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砖头厚的《海子诗全编》，到这时，世人才读到完整的海子诗歌，海子诗歌的影响力迅速以爆炸的方式传递开来。2001年，他和“精神病诗人”食指有争议性地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同年，海子的明亮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高中课本。这是海子诗歌影响迅速扩大的三个重要阶梯。而各种纪念海子的活动，也如大地上的春天，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只要举办诗歌朗诵会，海子的诗歌都会成为重头戏。电视音乐片、各种广告展板、网络页面等等，几乎无处不见引用海子的诗歌。在网络上，还出现了“海子网墓”，只要你一点鼠标，就可以为海子献上一束鲜红的鲜花。专门纪念海子的网站有好几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家是青年诗评家、诗人思不群举办的纪念网站。他也是海子的安庆老乡。这些多层面的媒介，形式不一的传播，使海子的影响形成立体效应，并超越了国界，使他成为接近世界的一位中国诗人。在网络的众多留言中，我曾注意到一句特别的留言：“作为爱好诗歌的女孩子，这可能是唯一的奉献。”这句话暗指了“身体”。海子会同意吗？当然不会。其中的一位跟帖者已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身体≠意识。海子，不是需要享受牺牲的神！”我们今天纪念海子，应该不是灵魂的需要，而是诗歌的需要。

触发我编辑这套《海子纪念文集》的最初动因，却也是从灵魂出发的。1990年12月，当我来到北京参加《诗刊》举办的一次诗歌学习座谈会时，有幸购得海子死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土地》。骆一禾亲手编的。著名诗人、《诗刊》编辑邹静之知悉我来自海子的家乡时，特意为我留言：“安庆出诗人，生可步海子，死不可步海子。”这句留言让我感到了海子的“可怕”，他可以让平庸的诗人望而却步。但邹先生题写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我领悟到了，希望我的诗像海子一样走得很远，但那不是生存意义上的。自那以后，作为海子家乡的诗人，我几乎参加了所有在海子墓前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收藏了所有国内出

版的涉及海子的图书版本。曾有人建议可以来写一本更好的《海子传》，但西川说了，“海子是不需要传记的”。的确，海子太短暂了，中学也是普通的，只有短短7年的诗歌创作，对他诗歌艺术的解读与吸纳，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故而，我耗用近三年的时间，收集了国内我所能见到的纪念海子的文章，在海子辞世20周年之际，呈献给在天堂里得以永生的海子。

海子从死到生的神话，只有海子拥有。我曾经在一次大学的诗歌讲座中放言：“假如海子是一所普通院校的学生，他能成为这样的神话吗？假如你现在也像海子一样去自杀，你能成为海子吗？”答案肯定是非也！海子生存于贫穷的乡村，成长于北大的人文土壤，拥有独特的中国文学学术的前沿位置优势，他又像烈士一样地去自杀。尽管他身后也有十多个模仿者自杀了，但他们没有海子一样的优秀诗歌，纵然有了，他们的身后有随海子而去的骆一禾吗？又有纷至沓来的追随者与模仿者吗？海子生前好友西川去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出：“难道我们永远要把海子当作神？”的确，海子不是神，海子的死最多也只是一个“神话”，且是诗人们共同编织的“神话”。有了这样的“神话”存在，对于海子是幸运的，但对于中国诗歌多少也有一种不幸的成分。因为许多人把在自己的诗歌或在中国的诗歌里看不到的东西，都寄托于海子身上了。

海子读书时有着“神童”的经历，写作诗歌时有着“神话”的色彩，但我们现在切不能因为这些就把海子当成了“神”，否则就是对未来中国诗歌的扼杀。在海子离开我们20年的今天，我们无论怎样隆重地以诗人的方式纪念海子，也切不可把他当作后来者不能翻越的“神”之槛。让海子从诗坛的“神话”中走下来，生活在我们每个平凡的人中间，让他也做一个平凡的诗人，中国的诗歌才可能集体性地呈现大诗或史诗的色彩。海子只属于中国的1989年。

愿海子永远活在珍贵的天堂！

2008年12月15日夜于安庆



2009

海子

纪念文集

目 录

(散文卷)

· 名家追思 ·

| | | |
|-----------------|---------|-----|
| 怀念····· | 西 川 | 001 |
| 正午的黑暗····· | 邹静之 | 005 |
| 海子·行动····· | 韩 东 | 007 |
| 丧失了歌唱和倾听····· | 陈东东 | 008 |
| 中间地带····· | 钟 鸣 | 011 |
| 诗人之死····· | 吴晓东·谢凌岚 | 014 |
| 诗的生命····· | 王 干 | 018 |
| 思念海子····· | 谢 冕 | 020 |
| 向神话致意····· | 臧 棣 | 022 |
| 诗人是世界之光····· | 苇 岸 | 024 |
| 海子家乡：黄昏和夜晚····· | 黑 陶 | 030 |

· 死亡探触 ·

| | | |
|-----------------|------|-----|
| 死亡后记····· | 西 川 | 035 |
| 一个诗人的受难与幸福····· | 石 南 | 044 |
| 海子——诗歌烈士····· | 陈东东 | 046 |
| 海子之死····· | 李 俊 | 051 |
| 海子的诗和他的死····· | 东山有李 | 054 |



| | | |
|------------------|------|-----|
| 完美与荒谬——海子之死····· | 阮子越 | 057 |
| 春天，一个海子死亡····· | 许肖辉天 | 060 |

· 海子忆念 ·

| | | |
|-----------------|------|-----|
| 与海子说几句家常话····· | 简宁 | 062 |
| 父亲谈海子····· | 余徐刚 | 068 |
| 有关我同事海子的回忆····· | 大浪淘沙 | 071 |
| 我和海子偷桃子····· | 宜城水客 | 073 |
| 我的诗人老师查海生····· | 佚名 | 075 |
| 生命的意义····· | 倪项根 | 078 |
| 怀念海子····· | 左手 | 080 |
| 两滴雨····· | 李凯霆 | 082 |
| 偶然相逢····· | 陈东东 | 086 |
| 被遗忘的海子····· | 素侠 | 088 |
| 到海子墓前沉思····· | 吴忌 | 090 |
| 纪念海子：一去十年····· | 伊沙 | 095 |
| 春访海子墓····· | 金肽频 | 097 |

· 诗人解读 ·

| | | |
|-------------------------------|------|-----|
| 小心翼翼地谈论神话····· | 何不言 | 099 |
| 飞翔的诗人：也谈海子····· | 敬文东 | 101 |
| 在云朵上吟唱的诗人——海子····· | 刘娜 | 103 |
| 海子，用天才的目光透视世界····· | 李致博 | 105 |
| 海子的人与诗····· | 李曙光 | 108 |
| 海子与顾城····· | 风在发梢 | 110 |
| 像一粒麦子那样死 ——纪念海子的诗歌和死亡····· | 许勇 | 116 |
| 海子的爱情故事····· | 鄢斌 | 119 |
| 海子的桃花诗····· | 边建松 | 121 |



| | | |
|-----------------------|-----|-----|
| 无限透明的天使 ——给海子····· | 黑 鹤 | 124 |
| 海子：纯粹歌咏时代的终结····· | 佚名 | 129 |

· 序跋集萃 ·

| | | |
|-------------------------|---------|-----|
| “我考虑真正的史诗” | | |
| ——海子诗集《土地》（代序）····· | 骆一禾 | 132 |
| 活着，继而我们死去 | | |
| ——《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前言 ····· | 周 俊 张 维 | 138 |
| 《海子诗全编》编后记····· | 西 川 | 142 |
| 《海子评传》序言····· | 西 川 | 145 |
| 《海子传》序····· | 伍恒山 | 150 |
| 《海子作品精选》序····· | 程光炜 | 152 |
| 《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后记····· | 胡书庆 | 155 |

· 春天挽歌 ·

| | | |
|------------------|-----|-----|
| 春天去看海子····· | 甄 文 | 165 |
| 阳光打在地上····· | 王子龙 | 168 |
| 从查海生到海子····· | 一粒光 | 170 |
| 春天，去看一个人····· | 邹 骏 | 174 |
| 海子的故乡····· | 周立文 | 179 |
| 海子的麦地····· | 西 风 | 186 |
| 海子的生死豪情····· | 周二中 | 188 |
| 海子的碎片····· | 蔡 俊 | 191 |
| 海子的亚洲铜····· | 佚名 | 197 |
| 每年三月，海子总会醒来····· | 楚贝勒 | 200 |
| 如果海子在歌唱····· | 佚名 | 201 |
| 三十九岁读海子的诗····· | 丁文胜 | 203 |



| | | |
|---------------------|------|-----|
| 献给海子：诗人为什么忧伤？····· | 宋子刚 | 208 |
| 海子：倔强的夜行者····· | 湘滨 | 216 |
| 原色——致我们的兄弟····· | 弘人 | 218 |
| 只希望来世的海子不再是诗人····· | 佚名 | 221 |
| 春天的两个动词和一个愿望····· | 江飞 | 223 |
| 海子让我们感到孤独····· | 佚名 | 225 |
| 汉语之血 | | |
| ——纪念我的诗歌启蒙诗人海子····· | 侯珏 | 227 |
| 激情：死亡之诗····· | 曹德华 | 230 |
| 纪念海子，兼怀张国荣····· | 书香公子 | 232 |
| 天涯孤旅读海子····· | 曹庆国 | 235 |
| 我心中的海子····· | 赵少琳 | 238 |
| 生命和诞生 | | |
| ——纪念海子·····（土家族） | 仲彦 | 240 |
| 庄稼一样的诗歌····· | 程应峰 | 242 |
|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 廖亦武 | 244 |



2009

海子

纪念文集

1

· 名家追思 ·

怀念

西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太初有道”译为“太初有为”，而应该译为“太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

海
子
纪
念
文
集

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 200 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 3 篇日记。早在 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贵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 1983 年秋天到 1989 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 60 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札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